

上下嘴唇一碰,抓了记者不过是道歉

“抓记者”永远是危机公关的下下策 8月31日新华网 贱言献车

新华网一评

“防记者胜于防火防盗”,赠礼道歉往往也并非诚心诚意,比如这次伊春的道歉中,宣传部表面上称是“误会”,指挥扣押记者的公安局局长称自己是“粗人”。刚开始的时候,伊春相关方面可是霸道十足,“抓的就是记者”。对比一下态度的变化,让人在觉得可笑的同时,更感到可气可恨。

放了记者,危机并没有解除。抓记者,不管自己有没有问题,都会给人“肯定有问题”的联想。伊春也一样,坠机的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无论伊春方面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但“抓记者”事情一发生,就给人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现代政府是当然的责任政府。政府和官员有没有直面真相和公布真相的勇气,有没有主动承担责任并道歉的意识,是否能获得民众认同的基础。面对记者的揭露真相、舆论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能否坦然

面对,能否诚实告知公众,不仅是一个自信的问题,更是一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问题。

政府和官员应该明确两个观念。一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纸是包不住火”的,任何企图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二是危机公关必须遵循科学,不能想当然,屡次抓记者事件都已经证明,任何企图逃避责任的做法,都是“饮鸩止渴”和“自毁长城”。政府和官员一定要记住实践中告知的教训:“抓记者”永远是危机公关的下下策!

现代快报再评

伊春警察不但抓记者,而且毫不避讳:“抓的就是记者”。当记者群起抗议时,宣传部长却声称“这是误会”。因为规定殡仪馆不许采访,还没来得及通知记者,所以造成误会。且不说不许采访和抓分明是两回事,岂能混淆到一起,而且就这一公共事件而言,谁规定不许采访?

为堵一个漏洞而带出一个更大的漏洞,该部长是老实人,他等于不打自招供认了此事件中地方权力对公共信息的封堵。谁破封堵就抓谁,这才是记者被抓的真缘由。至于那位指挥扣押记者的公安局副局长更丑陋,他这样向记者道歉:“我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好吧,就算你真的像自己所说是个粗人,但这不是你违法拘禁记者的理由。何况这种道歉是把对新闻自由的粗暴干涉变成了一场私人纠纷,别说记者难以接受,我等局外人也一眼就能看出这个道歉的虚与委蛇。

伊春事件不是第一起,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一起。因为抓了记者不过是道歉,上下嘴唇碰一下而已。什么惩处都没有,违法成本太低。新闻自由首先就体现在记者的采访自由上,拘禁记者就是侵害新闻自由。这不是道歉问题,而是责任追究问题。一定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抓记者之风才能逐步遏制。

放弃土地财政 谁说是自毁长城?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于土地财政,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的观点的确很不一样,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

依赖土地财政属无奈,鼓吹则是无德 9月4日 南方都市报 马光远

南方都市报一评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和土地财政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看地方财政,一方面是卖地收入的暴增,另一方面却是地方债务的日益沉重。按照专家的估计,到201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而这些债务,唯一可靠的还款来源就是卖地,而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把几代人的土地储备都卖得一干二净,在无可可卖的情况下,只能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

其次,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财富分配更加畸形,土地财政的基本路径是:首先,通过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变相掠夺农民的财富,其次,通过极力维护高房价,继续掠夺大众的财富。

第三,在土地财政模式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制造业日益萎缩,逐渐丧失竞争力,这将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最大的危险即在于此。

正因如此,土地财政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经济模式,更不是赵燕菁等人所言的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

现代快报再评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实就是对民间的榨取。然而,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却力挺土地财政,原来一些官员倾销的“中国模式”就是土地财政模式,这分明是一种人权负增长的模式。它所谓的核心竞争力不就是政府权益与民间权益的竞争,而后者在它面前又毫无竞争力。因此,地价暴推房价,那人神共愤的高房价就像当年的“羊吃人”一样,变成了今天实实在在的“房吃人”。政府当然赚得钵满盆满,可老百姓却只好放弃地上,鼯鼠一般钻入地下。郑州那位退休矿工为妻女挖掘地下标间的报道极具标本意义,一辈子下来,就是买不起一套房。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这位矿工(当然不止他一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高速发展的另一方面是地下标间,这幅现实图景也太诡异。尝到了发土地财的甜头,当然不愿缩回舌头。放弃土地财政等于自毁长城,我不知道这种表述在权力那里有多大共识。我感受到的危险是,当民众的居住权往地下发展时,那掏空了地基的长城是否会稳固。

权力抹杀不了三门峡移民问题

谢朝平到底犯的是什么法 9月3日 东方早报 刘洪波

东方早报一评

好吧,就算没服从“逐级上报审批”的管理规定,就算《大迁徙》确实有不合出版程序的问题,但警方为何要抓走谢朝平?你说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固是一理;我出版方疏忽导致谢朝平正当的出版收益权受损,难道不也是一个道理?

我不清楚谢朝平进行了怎样的“经营”。从报道看,谢朝平的书运抵渭南即遭没收或扣押,其中一次扣押就有4600本。谢朝平的“非法经营”实在极不成功。“涉嫌非法经营”是抓走谢朝平的一个“何患无辞”的理由,还是一个真实的管理行为?问题可以摆在这里,人们包括那些办案的人,应是心知肚明。

一个作家耗时3年,写一部非虚构的、直面现实的作品,写完后要自掏资金出版,这本身就是令人扼腕

的事情,而且出版后又因不合乎程序,作家被千里追抓,更是令人愤懑。一切错误,源自作家关注现实的热忱。这个社会一直在呼唤作家“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但记录一个移民群体的历史遗留问题,作家却要被抓千里追抓。

《大迁徙》既然写出,即已存在,只是承认不承认而已。追抓作者可以不远千里,解决书中揭示的问题是不是也打算不遗余力?

现代快报再评

根据本土生活经验,人人都能看出,这不是非法经营的问题,问题在以言治罪。似乎应该这样评论渭南官方或警方的“聪明”:一则为该作者和该书做了次很好的广告,二则表明该书确实触及了自己的痛处,三则使自己也扬了名,有幸成为舆论箭垛。这里的非法经营,首先是指该

书为非法出版,好吧,即便按照《出版管理条例》,这本杂志的增刊没有履行完手续,那么,这也是出版方的事,警方如要捕人,首先要捕没履行手续的出版方负责人,怎么一棍子先抡到作者头上了呢?明眼人都知道,谢朝平被捕,真正的原因是关于三门峡移民的写作触犯了渭南的禁区——当地警方如此出格的行动,无非是清楚地告诉了大家:三门峡移民的问题,是存在的,也许它与谢朝平书中所写有一定出入,但它一定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意图抹杀任何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是渭南方面进京抓作家的真实意图。但真相是不会因为谢朝平被抓而遭抹杀的,它不是粉笔字,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擦得一干二净。我倒想问一句,如果一本履行了正常报批手续的书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渭南警方又将以什么样的罪名行封杀之实?

雅量靠不住,正因为权力靠不住

强调官员“雅量”是种倒退 9月3日 光明网 张楠之

光明网一评

《国务院参事条例》对政府参事工作进行了规范,将其纳入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对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性保障。但是,一方面是制度化的建设,一方面却又在强调“雅量”这一道德品质,颇让人担心这一制度在实际中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参事的建言建议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

强调“雅量”,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能够判断“逆耳之言”正确与否的评判者的位置——能对别人的话进行正、误判断,自然是比别人更高一畴。这种先入为主、高高在上的姿态,必然会对听取“逆耳之言”产生消极影响。

别人的意见之所以“逆耳”,是因为首先“逆”了自己的心,逆了心的东西如何能保证能入耳?而所谓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也很有问题,因为,哪些意见“善”,哪些意见“不

善”,哪些愿意“择”,哪些不愿意“择”,其标准又全在于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人,如果没有有效的外力即制度来进行规范,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善”与“不善”,“择”与“不择”,全由自己说了算,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善”被当作“不善”,该“择”的却没有被“择”的现象。

所以,在更广的范围内,道德的约束力是不能被指望的,“雅量”是靠不住的。必然要靠制度的建设来对政府负责人的“雅量”进行规范。在《国务院参事条例》出台之后,仍然强调听取参事意见的“雅量”,实际上是把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的参事制度又强行拉回了以前的状态,拉回到了由领导干部自己随意决定参事意见“善”与“不善”、“择”与“不择”的个人专断的状态。这样的“雅量”会对政府决策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现代快报再评

知道湖北省长的名字,源于今年两会期间的“录音笔事件”,因此,看到该省长谈雅量的文字,不禁有些失笑。雅量好不好,好;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雅量固然好,但,心情好时一脸带笑有雅量,心情不好时你录音笔怎么办。因此,雅量是靠不住的,其道理正在于权力靠不住。说它不重要,是因为有比它更重要的对象,这就是制度。梁启超有过一篇专门谈制度的文章,说“制必与权力相缘”。它不仅与权力相缘,而且在现代法治社会,制即制约,它的制约对象,首先就是权力。如果一个制度能够有效制约权力,权力没有雅量也无妨,它能怎么着。

即使谈雅量,我们需要建构的,也不是个人雅量,而是制度雅量。如果我们对雅量的诉求不在制度而在握有权力的人,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更多被录音笔的不雅量,而且连道歉都没有。

8月28日,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四起采访记者遭警察扣留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当地采访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要求警方释放4名记者。两个小时后,被扣记者重获自由。随后,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已就此事公开道歉。

(《新京报》8月29日)

陕西渭南警察到北京抓走作家谢朝平,为的是一本叫《大迁徙》的书,给出的理由却是“涉嫌非法经营”。《大迁徙》记录三门峡移民50多年来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一本杂志的增刊出版。“涉嫌非法经营”,原因是出版《大迁徙》的杂志增刊未按规定逐级上报审批,出版方表示,“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走审批程序。”

(9月1日《新京报》)

湖北省长李鸿忠9月1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政府负责人要鼓励参事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参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能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